

論方回《瀛奎律髓》對「江西詩派」的再建構*

凌頌榮**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摘 要

宋代中葉，一批詩人藉「宗派」名號形成了世稱「江西詩派」的群體。後來，呂本中（1084-1145）更以《江西詩社宗派圖》確立群體的架構。如此自覺的群體意識實為詩歌史上前所未有的現象。至宋末元初，「江西詩派」日漸沒落，方回（1227-1307）遂編纂《瀛奎律髓》，決心重振之。然方回沒重彈前輩的舊調，而是就過去的批評，大規模地調整這群體的內涵與主張，包括提出影響深遠的「一祖三宗」說。此說從根本改寫呂本中提出的架構，使「江西詩派」變成一條貫穿唐宋，扣連歷代著名詩人的脈絡。這個「再建構」的過程更重新闡述了唐宋詩史，使之變得有利於方回個人之立場。方回利用書寫文學史的權力，在易代之際推出《瀛奎律髓》，是值得注意的行動。

關鍵詞：方回，《瀛奎律髓》，江西詩派，再建構

* 此文撰寫過程中，感謝業師陳煒舜教授勉勵指教；亦承匿名審查委員悉心指正，以及編輯細心處理，一併致謝。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生，電子郵件信箱：kenlingcw@gmail.com

一、引言

宋代中葉，一批詩人以「宗派」名號自居，形成了世稱「江西詩派」的群體。跟過去由後人歸納出來的詩人派別不同，「江西詩派」這概念出於群體成員的自覺意識，蘊含了在詩壇上開宗立派的動機，為中國詩歌史上前所未有的現象。¹ 為了鞏固「江西詩派」的派別意識，強調它與同時代的文人圈子、詩風潮流有別，《江西詩社宗派圖》與總集《江西詩派》相繼面世。前者詳列成員名單，後者收錄成員的作品，具體地呈現出這群體的風格取向和創作成果，從而彰顯聲勢與影響力。可惜兩部文獻至今已亡佚。由於《江西詩社宗派圖》的內容與形式相對簡單短小，所以後人可以依靠其他文獻的轉引而知其輪廓；相反，關於總集的記錄僅餘下篇卷數目等零碎的資料，其他內容細節始終難以考證。² 後人為免「江西詩派」淪為空有名號而不知主張的群體，遂改奉宋末元初人方回（字萬里，號虛谷，1227-1307）的《瀛奎律髓》為代表「江西詩派」的總集。

恰如清代四庫館臣的觀察，《瀛奎律髓》「大旨排『西崑』而主『江西』，倡為『一祖三宗』之說」。³ 無論是選詩抑或評論，此書不但在立場上偏重「江西詩派」，也提供了許多關於「江西詩派」的理論、解說和分析，包括備受重視的「一祖三宗」說等，左右了無數後人的論述，影響甚至延及現代。現時關於「江西詩派」的研究專著，主要有莫礪鋒的《江西詩派研究》、龔鵬程的《江西詩社宗派研究》和伍曉蔓的《江西宗派研究》。莫氏遵從方回提出的組織結構為論述框架，直接於書目標題中使用「三宗」的字眼；龔氏和伍氏同樣標榜以《宗派圖》的名單為根本，惟伍氏另闢一章談陳師道（字履常，號後山居士，1053-1101）時，亦言篇章安排與方回尊之為「三宗」之一有關。⁴ 龔氏則是有意識地迴避方回所論。龔氏

¹ 許總，《唐宋詩體派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頁 28-29。

² 關於總集《江西詩派》的存在，最明確的資料見於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其卷十五中有《江西詩派》一百三十七卷及《續派》十三卷的著錄。見陳振孫，《直齋書目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15，頁 449。黃寶華從卷數的總量推斷，這批總集應該是由眾人的詩歌別集結合而成的。換言之，這批著作分散則為個人別集，聚合則為代表詩人群體的總集。詳見黃寶華，〈《江西詩社宗派圖》的寫定與《江西詩派》總集的刊行〉，《文學遺產》，6（北京：1999），頁 70-71。

³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188，頁 1707。

⁴ 伍曉蔓，《江西宗派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5），頁 179。

於另一論文中更稱方回所倡「與原來的江西詩社宗派差別很大」。⁵ 的確，「江西詩派」出現於兩宋之際，《瀛奎律髓》卻是成於元初，時間和環境相距甚遠。直接視方回的觀點為「江西詩派」的本意，誠有不妥。

本文認為，方回曾藉由《瀛奎律髓》修改「江西詩派」的架構與宗旨。對於這個動作，各家描述不盡相同。例如，詹杭倫稱之為「確立江西詩派的骨幹」，以為他能夠貫通唐宋兩代的源流，整齊派別的陣營，最終為「江西詩派」定下作為詩壇正宗的歷史地位；⁶ 許總言之為「提出江西詩派的完整體系」，並指出呂本中（字居仁，號東萊、紫薇，1084-1145）的《宗派圖》只是勾勒了「江西詩派」的大致輪廓，而方回則是以之為基礎，加以完善和補正。⁷ 惟所謂「確立」、「提出」，以至「繼承」和「補正」等用語，大概都未能準確詮釋方回的心思與功夫。方回對《宗派圖》的接受其實相當有限，難以視之為與前人論說一脈相承。概括而言，他推翻了不少有關「江西詩派」的舊有論述，補救前人未能解決的爭議，再以後設手段重新建構這群體的組織架構、歷史地位和詩學主張，令它得以成為宋詩正統，還有學詩者應當效法的典範。以下將從「三宗」和「一祖」的概念談起，嘗試析論之。

二、從《宗派圖》到「一祖三宗」說

關於「江西詩派」的名號與架構，最先由兩宋之際的呂本中提出。他編製了一份稱作《江西宗派圖》或《江西詩社宗派圖》的文獻，以介紹「江西詩派」之架構與成員。⁸ 其寫作背景，見於南宋紹興年間人吳曾（生卒年不詳）的《能改齋漫錄》卷十：

蕪州人夏均父，名倪，能詩，與呂居仁相善。既沒六年，當紹興癸丑二

⁵ 龔鵬程，〈江西詩社宗派〉，收入黃永武、張高評編，《宋詩論文選輯》第1冊（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88），頁541。

⁶ 詹杭倫，《方回的唐宋律詩學》（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117-120。

⁷ 許總，〈論《瀛奎律髓》與江西詩派〉，《學術月刊》，6（上海：1982），頁75。

⁸ 關於《宗派圖》的全稱，最早期的記載，如《苕溪漁隱叢話》和《陵陽先生室中語》等，都稱之作《江西宗派圖》。直到南宋人陳巖肖（生卒年不詳）的《庚溪詩話》，才初次使用《江西詩社宗派圖》的名稱。宋人趙彥衛（生卒年不詳）的《雲麓漫鈔》和清人張泰來（1734-?）的《江西詩社宗派圖錄》等皆沿用此稱。詳見陳巖肖，《庚溪詩話》，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下，頁182。

月一日，其子見居仁嶺南，出均父所為詩，屬居仁序之。序言其本末尤詳。已而居仁自嶺外寄居臨川，乃紹興癸丑之夏。因取近世以詩知名者二十五人，謂皆本於山谷，圖為江西宗派，均父其一也。⁹

呂本中於宋室南渡以後的高宗紹興癸丑年間 (1133) 寫定《宗派圖》，內容以黃庭堅 (字魯直，號山谷道人，1045-1105) 為首，下取二十五名於近世有名的詩人，又確立了「江西宗派」的名號。儘管今人對《宗派圖》的寫成時間尚有爭議，但其形式、人數，以及尊黃庭堅為「本」的要旨，大致上已成共識。¹⁰

追溯前代，晚唐人張為 (生卒年不詳) 編有《詩人主客圖》，以「主」與「客」的概念解釋詩人之間的傳承關係。清人李調元 (1734-1803) 為之敘曰：「所謂主者，白居易、孟雲卿、李益、鮑溶、孟郊、武元衡，皆有標目。餘有升堂、入室、及門之殊，皆所謂客也。宋人詩派之說實本於此。」¹¹ 這觀察不單為宋代冒起的「詩派」概念覓得基礎，更加暗示了呂本中寫作《宗派圖》的行為或許就是受到張為啟發。

不過，細考《主客圖》與《宗派圖》，可知有不少相異之處。一者，《主客圖》分為五層，在「主」以下，依次為「上入室」、「入室」、「升堂」和「及門」，顯然是要評價諸位詩人的高下。不少爭議由此而生，如元稹 (779-831) 僅為白居易 (772-846) 之「入室」，反不及位列「上入室」的楊乘 (生卒年不詳)，有違不少批評家的認知。至於《宗派圖》，就如後文將論及的，呂本中是否要為諸家分高下，仍是未知之數。至少現存的文本未有如《主客圖》般呈現出清晰的等第意識；二者，從文本和編者的背景推敲，張為和呂本中身處於不同的語境。《主客圖》記錄了六門主客的脈絡，有如描述當世詩壇的眾生相，而他並未為自身在這些脈絡中留一席位。張為與圖中詩人和脈絡存有一定的距離。反而呂本中素以「江西」後學自居，姑勿論他本人是否列於當中，其餘見於《宗派圖》中的詩人多為他

⁹ 吳曾，《能改齋漫錄》上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 10，〈江西宗派〉，頁 280。

¹⁰ 關於《宗派圖》的寫成時間，今人學者的觀點主要分兩派。一派採納吳曾的記述，另一派則認為吳曾誤記，改以南宋人范季隨 (生卒年不詳) 的《陵陽先生室中語》為據。根據范氏記載，呂本中曾經就《宗派圖》辯稱：「安得此書？切勿示人，乃少時戲作耳。」范季隨，《陵陽先生室中語》，收入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第 10 冊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頁 10465。呂本中於紹興年間已經年近五十，決非「少時」，故學者以為《宗派圖》或成於北宋。不過，反對者質疑呂本中當時所處的語境，指出這可能是他為免開罪別人而隨意道出的推託之辭，不可盡信。

¹¹ 張為，《詩人主客圖》，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李調元〈敘〉，頁 70。

的親友。《宗派圖》記錄的，是編者自身所屬的詩人圈子，含有對外界宣示聲勢的自豪感。因此，即使《主客圖》已有「詩派」概念的影子，但不宜判定呂本中是直接承接張為的。出於種種因素，他不可能沿用張為的設計。

論《宗派圖》的創新，可從「宗派」一詞入手。呂本中好用佛語描述學習寫作的功夫，與之同時且同屬「江西詩派」的韓駒(1080-1135)更直接以「參禪」喻學詩，故不少論者相信「宗」乃取自「禪宗」之「宗」，整個「宗派」概念實模仿佛家的禪宗制度。¹² 范季隨嘗引韓駒言，稱《宗派圖》刊行後，世人視之「如禪門宗派」。¹³ 另一南宋人周紫芝(1082-1155)的《竹坡詩話》亦云：「呂舍人作《江西宗派圖》，自是雲門臨濟始分矣。」¹⁴ 所謂「雲門」、「臨濟」者，乃指稱「雲門宗」與「臨濟宗」，即禪宗南宗五家中的其中二家。此為以佛門分家的情況，比喻《宗派圖》劃分的，是諸詩人在傳承詩法技藝時組成的派別門系。當然，在這種看法以外，今人亦有其他創見。例如龔鵬程藉呂本中對自身家世的重視，提出「宗」是「宗族」之意，《宗派圖》等於是「以黃庭堅山谷為祖，其餘諸氏為派，其實則一詩人家譜也」。¹⁵ 呂本中的原著已佚，《宗派圖》的書寫形式無從窺見，故是非難以論定。在此可推斷的是，張為提出的「主客」關係，與呂本中的「宗派」關係，含義不盡相同。一者，家族有家規族例，宗教有信條戒律，對各「派」之詩人的約束與連繫理應更見有力；二者，無論是家族抑或宗教，在下位者往往會對在上位者表現敬意和順從，於《宗派圖》而言，當見於黃庭堅及其詩學對諸詩人的影響力。這揭示了「江西詩派」這一詩人群體的性質。

范季隨嘗記載呂本中之作「連書諸人姓字」。¹⁶ 另一宋人趙彥衛(生卒年不詳)同樣以「錄其名字」描述《宗派圖》的面貌。¹⁷ 這性質遂構成後世對《宗派圖》的主要印象，亦引起了不少討論。考現存文獻，最早引錄名單的乃胡仔(1095-1170)的《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八：

¹² 呂本中常以「悟」為學詩的重要階段，曾言：「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來，非僥倖可得。」此處的「悟入」正是套用了佛家禪語。呂本中，《童蒙詩訓》，收入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作文必要悟〉，頁594。韓駒則在詩作中形容過學詩的過程：「學詩當如初學禪，未悟且遍參諸方。」韓駒，〈贈趙伯魚〉，收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25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卷1439，頁16588。

¹³ 范季隨，《陵陽先生室中語》，頁10465。

¹⁴ 周紫芝，《竹坡詩話》，收入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355。

¹⁵ 龔鵬程，《江西詩社宗派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頁220。

¹⁶ 范季隨，《陵陽先生室中語》，頁10465。

¹⁷ 趙彥衛，《雲麓漫鈔》(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卷14，「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頁199。

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錡、韓駒、李彭、晁沖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傀、林敏功、潘大觀、何覲、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為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¹⁸

這段描述顯示，《宗派圖》以兩層結構表達詩人的「源流」關係，黃庭堅位處較高的一層，代表「源」，自他「以降」的一層「列出」二十五名詩人，是為「法嗣」。除了胡仔之外，其他文獻亦時有引述這份名單，只是在細節上偶有差異。例如，趙彥衛的《雲麓漫鈔》和王應麟（1223-1296）的《小學紺珠》刪去何覲（生卒年不詳），添上呂本中本人；¹⁹ 至於陳師道、韓駒、徐俯（1075-1141）等人，因其詩學地位較高，且清楚出現在所有版本的名單上，因而被認定為「江西詩派」中的核心人物。黃啟方嘗從《王直方詩話》的條目入手，提出王直方（1069-1109）論詩時喜好談及的人物，與《宗派圖》的名單大致重合，證明眾詩人之間存有真實、密切的關係。²⁰ 可知《宗派圖》並非呂本中自作聰明地畫定的，而是確實指向當時的詩人圈子。

另一點常為後世關注的，是名單的排列次序是否含有價值判斷。尤其對比胡仔跟趙彥衛的版本，洪朋（生卒年不詳）的位置分別處於第八、第四，分歧原因未見解說。觀乎古人言論，亦是不時糾結於排名問題。吳曾嘗引曾慥（?-1155）之《百家詩選》的小序曰：「夏均父自言，以在下列為恥。」²¹ 孫覲（1081-1169）又記述：

呂居仁作《江西宗派》，既云宗派固自有次第，……靖康末，呂舜圖作中憲，居仁遇師川於寶梵佛舍，極口詢罵其翁於廣座中，居仁俛首不敢

¹⁸ 胡仔撰，廖德明點校，《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卷 48，〈山谷中〉，頁 327。

¹⁹ 趙彥衛，《雲麓漫鈔》，卷 14，「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頁 199；王應麟，《小學紺珠》，《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94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4，〈江西詩社宗派圖〉，頁 477。

²⁰ 黃啟方，《黃庭堅研究論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黃庭堅與《江西詩派宗派圖》〉，頁 278-292。

²¹ 吳曾，《能改齋漫錄》上冊，卷 10，〈江西宗派〉，頁 280。

出一語。故於《宗派》貶之於祖可、如璧之下，師川固當不平。²²

孫觀不但以為「宗派」含有次第是理所當然的，更記載呂本中透過貶抑徐俯的排名，作為報復對方的手段，暗示了《宗派圖》的排名實經精心設計，還涉及了作者個人的主觀色彩。惟孫觀所記可能只是傳言逸事，未足取信。不少論者就認為，討論問題之先，應區別呂本中的本意和後世的接受態度。范季隨表示《宗派圖》有「高下分為數等」乃後人附會，呂本中「初不爾」。²³南宋人曾季狸（生卒年不詳）同樣批評：

東萊作《江西宗派圖》，本無詮次，後人妄以為有高下，非也。予嘗見東萊自言少時率意而作，不知流傳人間，甚悔其作也。然予觀其序，論古今詩文，其說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圖則真非有詮次，若有詮次，則不應如此紊亂，兼亦有漏落。²⁴

他斷言《宗派圖》無先後排名，不過是後人曲解其意。且不論「少時率意而作」是否屬實的問題，曾季狸以「悔」來形容呂本中，證明《宗派圖》當時廣泛「流傳人間」，而先後排名的概念雖然出於誤解，卻是深入人心。是以從傳播及接受史的角度而言，《宗派圖》的排名已由偽命題轉變為後世關心的焦點之一，並招來許多批評和不满。

為了排解紛爭，以及修正呂本中未妥善處理的缺憾，南宋後期已有人嘗試調整《宗派圖》的名單。例如劉克莊（1187-1269）為有關「江西詩派」的總集撰寫小序時，提及了如何取捨呂本中的名單：

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何人表顯、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詩絕少，無可采。餘二十三家，部帙稍多。今取其全篇佳者，或一聯一句可諷詠者，或對偶工者，各著於編，以便觀覽。……同時如曾文清，乃贛人，又與紫微公以詩往還，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當日無人以此叩之，……派詩

²² 孫觀，〈與曾端伯書〉，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159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卷3429，頁55。

²³ 范季隨，《陵陽先生室中語》，頁10465。

²⁴ 曾季狸，《艇齋詩話》，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頁296。

舊本，以東萊居後山上，非也。今以繼宗派，庶幾不失紫微公初意。²⁵

他否定王直方、何人表（生卒年不詳）和潘仲達（生卒年不詳）的地位，又更正了呂本中的排名。至於對曾幾（1085-1166）不入《宗派圖》的惋惜，除了劉克莊之外，不少後人，包括方回等，均有相類的意見，以為其地位當不下於呂本中。另外，曾氏一族中又有曾紘（生卒年不詳）、曾思（生卒年不詳）父子，楊萬里（1127-1206）以「江西續派」稱之，並表示這名號出於「補呂居仁之遺」。²⁶ 這些都是細節層面的修改，整體上仍遵從呂本中對「宗派」的構想。他們旨在補充《宗派圖》的不足，譬如擺脫二十五人的人數限制，增添名額，務求擴大並延續「江西詩派」這群體的影響力。

直至元初，《瀛奎律髓》面世，方回才提出「一祖三宗」說，重新建構出「江西詩派」內的詩人關係。這一說法明確地見於《瀛奎律髓》卷二十六「變體類」中，方回對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1090-1138）之〈清明〉的評價：

嗚呼古今詩人當以老杜、山谷、後山、簡齋四家為一祖三宗，餘可預配饗者有數焉。²⁷

從「古今詩人」一語推斷，方回的動機遠不止於模仿呂本中畫定「宗派」架構，而是希望把有關概念放大，進而定下整個詩史的正統。這點留待後文再論，暫且把討論範圍放於四家的關係上。事實上，在這部詩總集中，方回一再串連這幾位詩人。例如，在卷十六「節序類」中，陳與義的〈道中寒食二首〉後有評語曰：

予平生持所見：以老杜為祖，老杜同時諸人皆可伯仲。宋以後山谷一也，後山二也，簡齋為三，呂居仁為四，曾茶山為五。其他與茶山伯仲亦有之，此詩之正派也。餘皆傍支別流，得斯文之一體者也。²⁸

²⁵ 劉克莊著，辛更儒校注，《劉克莊集箋校》第9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95，〈江西詩派總序〉，頁4022-4023。

²⁶ 楊萬里撰，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83，〈江西續派二曾居士詩集序〉，頁3346。

²⁷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點校，《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26，頁1149。

²⁸ 同前引，卷16，頁591。

此處也是以杜甫（字子美，號少陵野老，712-770）為首，再依次列出黃庭堅等人。當注意的是，方回再度以「祖」一字稱呼杜甫。配合「予平生持所見」一句觀之，相信「一祖三宗」說並非方回隨便拋出的用語。這是他有意標舉的觀點。當然，方回在此又加入了呂本中和曾幾二人，似乎與「三宗」地位相等。但是，在卷二十四「送別類」中，方回評陳與義的〈送熊博士赴瑞安令〉時嘗曰：

老杜之後，有黃、陳，又有簡齋，又其次則呂居仁之活動，曾吉甫之清峭，凡五人焉。²⁹

雖然名單的次序不變，卻明確地把他們分為三組，先是「老杜」，接著是山谷、後山和簡齋三人，「其次」則是呂本中和曾幾位處的第三層，暗示了最後二者無法攀上「宗」的高位。究其原因，或是出於方回個人對陳與義的偏愛，使之超越同代詩人，與作為上一輩的黃、陳，以至更久遠的杜甫扣上緊密的關係。

另一方面，上列五人中，其中三人見於《宗派圖》，陳與義跟曾幾在社交和詩學方面亦一直被歸納為「江西詩派」的成員，而杜甫則為黃庭堅的主要學習對象，彼此關係緊密。因此，方回提出的「詩之正派」，即使不一定是完全等同「江西詩派」，但是肯定與「江西詩派」這群體概念重疊。

對比《詩人主客圖》，方回的「一祖三宗」說更為靈活。張為把諸位詩人分為六門，每一門都是獨立的脈絡，彼此沒有明顯的影響。在同一門之內，四層詩人雖有高下之分，但都是以其所屬之「主」為唯一的學習對象，學習的內容則以該門的名稱，以及選取的詩例為準。方回提出的「一祖三宗」，雖然仍有杜甫作為唯一的「祖」，但「三宗」只是各自效法他的不同面向，而不求全面模仿杜詩。這點見於《瀛奎律髓》的詩歌分類安排。另外，在學杜的同時，方回亦容許「三宗」援入其他詩人的長處。這尤其見於陳與義的風格（詳後文）。而與《宗派圖》比較的話，方回之說亦是相對複雜。呂本中提出的只有兩層的架構，上層單以黃庭堅一人為尊，下層分成二十五人，是為「源流」的關係。方回的則是三層結構，在「宗」一層之上再添上「祖」一層，奉杜甫為尊。然而，杜甫在時代上和人際關係上實與「三宗」沒直接連結，故他是一位「遠祖」。「宗」和「祖」的關係明顯跟《宗派圖》原來提出，以黃庭堅為中心的「詩社」不同；而在「宗」一層，黃庭堅不再是唯一人選，陳師道由「派」升為「宗」，陳與義則是以新成員的身分取下最後一

²⁹ 同前引，卷 24，頁 1091。

「宗」的席位。至於最底一層，亦即受到「宗」啟發的詩人，方回所論不如呂本中的名單明確。從剛才的引文推敲，呂本中、曾幾，以及「其他與茶山伯仲」的詩人，大概就是位居這一層的人物。此三層代表了「詩之正派」，有別於其他「傍支別流」。

三、「三宗」在《瀛奎律髓》中的地位與關係

在呂本中的框架下，黃庭堅作為「宗」的角色定位是明確的。胡仔引其序云：「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眾體，而後學者同作並和，雖體制或異，要皆所傳者一。」³⁰ 姑且不論是否有武斷之嫌，在呂本中的認知中，二十五家皆為黃庭堅的「後學」，「源流」的關係簡單易明。至方回把「一宗」變成「三宗」之後，「宗」的意義顯然也隨之改變，帶來了不少為後人注意的疑問，包括「宗」這資格的內涵，還有此「三宗」之間的關係。以下先從三家在《瀛奎律髓》中的地位說起。

方回承呂本中的主張，繼續把「宗」的地位賦予黃庭堅。在〈送李伯英〉一詩，他列出宋代文壇的精英：

文名第一歐永叔，詩名第一黃庭堅。節義第一文丞相，三士鼎峙撐青天。³¹

方回極力推舉黃庭堅的地位，奉之為宋詩史上位列首席的詩人。作為「三宗」中時代最早、輩分最高的一人，他尤其看重黃庭堅開創「江西詩派」的貢獻。例如，其〈送羅壽可詩序〉論及詩史流變時，如此介紹黃庭堅的出現：「獨黃雙井專尚少陵，秦晁莫窺其藩。」³² 而《瀛奎律髓》卷一再次提到「惟山谷法老杜」，以區別「江西詩派」與蘇舜欽（1009-1049）、梅堯臣（1002-1060）、歐陽修（1007-1072）和蘇軾（1037-1101）的風格。³³ 從「獨」、「惟」諸用語可見，方回認為黃庭堅展現出眾獨特的詩學品味，憑己意選定杜甫為學習對象，拒絕跟從當世大行其道的

³⁰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 48，〈山谷中〉，頁 327。

³¹ 方回，〈送李伯英〉，收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 66 冊，卷 3506，頁 41856。

³² 方回，《桐江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93 冊，卷 32，頁 662。

³³ 方回，《瀛奎律髓集評》，卷 1，〈甘露寺〉，頁 18。

各式詩風，成功在詩壇上開闢新氣象，為宋詩史上無可取替的人物。

黃庭堅素以「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等主張聞名詩壇。然而，這些都是偏向講究創作技法的主張，歷來引起不少批評，以為他囿於文字技藝，忽視詩歌的實際內容。與之同時的魏泰（生卒年不詳）就曾批評他：「專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³⁴ 部分才力有限的「江西」後學對前輩的說法更是一知半解，結果衍生出一批守舊剽竊之作，進一步加深黃庭堅的負面形象。如金人王若虛（1174-1243）視「點鐵成金」和「奪胎換骨」之法與剽竊無異，對黃庭堅開宗立派亦不以為然：

古之詩人，雖趣尚不同，體製不一，要皆出於自得。至其詞達理順，皆足以名家，何嘗有以句法繩人者。魯直開口論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處。而門徒親黨以衣鉢相傳，號稱法嗣，豈詩之真理也哉？³⁵

他認為以「論句法」為詩學內涵，境界次於古人。後學以此「衣鉢相傳」，自詡為「法嗣」，更是不堪。³⁶ 自南宋興起「四靈」、「江湖」諸派，至金元時代，這類批評成為了反對「江西」詩風的主要論點。方回既有「主江西」之意，《瀛奎律髓》中自然需就此回應，辦法是強調黃詩的深刻思想。據詹杭倫的觀察，《瀛奎律髓》藉對〈送顧子敦赴河東〉（卷二十四）、〈見諸人倡和醖醑詩輒次韻戲詠〉（卷二十七）和〈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卷四十三）三詩的評語，點出黃詩含有「愛民」、「惜才」和「憂時」的寄意。³⁷ 透過這些論述，方回不但挽救了黃庭堅和「江西詩派」的傳世名聲，還增加了他與杜甫在詩歌思想方面的共通處，令「宗」與「祖」的連結得以成立。

奇怪的是，從《瀛奎律髓》全書的選詩情況觀之，黃詩的地位不算顯榮，與方

³⁴ 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收入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上冊，頁 327。

³⁵ 王若虛，《滄南詩話》，收入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上冊，卷 3，頁 523。

³⁶ 固然，山谷提倡的「句法」本來只是一門學詩的方法論，目的在於以具體的詩句分析，取代抽象玄妙的描述，以探究前人如何達至理想的藝術風格、意境和氣勢。他列舉詩人，原意是提供參考的典範，而不是鼓勵盲目模仿，把作詩變成機械式的文字拼湊過程。然，「江西詩派」後來有不善學者，斷章取義地把「句法」之學神聖化、絕對化，結果只見表面形式，卻不懂背後的藝術結構和詩學原理。見黃景進，〈換骨、中的、活法、飽參——江西詩派理論研究〉，收入張高評主編，《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 3 期（高雄：麗文文化，1997），頁 49、64。引文中，王若虛譏諷的正是這一情況，但大概當時的學子都高舉山谷的旗幟，所以他就直接把責任歸咎於身為祖師的山谷。

³⁷ 詹杭倫，《方回的唐宋律詩學》，頁 126-128。

回對其人的評價不相稱。《瀛奎律髓》選詩約三千首，黃詩只有三十五首，在諸位入選詩人中排行第十六，單計宋人的話，則名列第十。³⁸ 從分類角度來看，全書四十九類中，黃詩僅見於十二類中，且分布不均——其中十八首集中於「拗字」、「變體」和「著題」三類，遠多於另外「二宗」（請參附錄）。比起按物象事件劃分作品的其餘四十六類，這三類針對作詩技法，似乎揭示了黃詩的特點確實偏重於此方面。就算方回曾刻意闡釋黃詩的思想深度，卻只是限於片言隻語的少數例子。他無從否認黃詩的整體取向，反映出後人對黃庭堅的印象不全是出於偏見，尤其「拗字」、「變體」等詩法本來就頗有爭議。³⁹ 更重要的是，若比較他和其餘「二宗」，則會發現，無論是選詩總量抑或類別數目，黃庭堅均居於末席。這位過去於《宗派圖》上定為一尊的詩人，在此「三宗」並列的框架裡不再是諸位詩人的唯一源流，亦非「江西詩派」中詩學成就最高的一人。

陳師道的情況跟黃庭堅相反。在「一祖三宗」的框架裡，他超越了《宗派圖》上的其餘二十四家，由「派」提升至「宗」。事實上，自《宗派圖》面世以來，諸家已對陳師道的位置大感不滿。南宋人陳模（生卒年不詳）斥：「呂居仁作江西詩派，以黃山谷為首，近二十餘人，其間詩律固多是宗黃者，然以後山亦與其中，則非矣。」⁴⁰ 諸家批評主要針對兩點，一則陳師道本與黃庭堅同入蘇軾門下，分屬同輩，「宗派」之稱不符實際情況；二則從各式詩論、逸聞可見，陳師道不如黃庭堅般為用字、拗律等技法花盡心思，二人的詩風和題材取向似乎大相逕庭。是以方回把二人並列於同一層，實有助淡化《宗派圖》所示的從屬關係，既肯定了陳師道有著高於其他「江西」中人的成就，又回應了眾人對「江西詩派」之架構的質疑。

從選詩而言，方回甚為賞識陳師道的詩。《瀛奎律髓》收錄的陳詩共一百一十一首，是集中少數入選詩作過百首的詩人。此數量於入選的唐宋詩人中位居第五，而單論同代詩人的話，更是名列第三。⁴¹ 至於類目方面，陳詩見於二十七類，每類

³⁸ 張哲愿，《方回《瀛奎律髓》及其評點研究》，收入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第6編第21冊（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頁136。

³⁹ 就方回的「拗字」說，清人馮班（1602-1671）斥：「拗字詩，老杜偶為之耳。黃、陳偏學此等處，而遂謂之格高，冤哉！」即黃、陳對杜詩的認識已有偏差，方回更是錯上加錯。見方回，《瀛奎律髓彙評》，卷25，〈拗字類小引〉，頁1107-1108；至於「變體」說，馮班之兄馮舒（1593-1645）云，方回以「四實四虛」之說立論已是「胡說」，「每讀使人笑來」。馮班亦曰：「汲汲然講變體，又嘗一重障礙。」馮氏兄弟皆以為方回立類論說盡是荒謬。同前引，卷26，〈變體類小引〉，頁1128。

⁴⁰ 陳模撰，鄭必俊校注，《懷古錄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上，「呂居仁作江西詩派」，頁9。

⁴¹ 張哲愿，《方回《瀛奎律髓》及其評點研究》，頁135。

最多亦不過十首，足見分布之廣泛。由這些數據觀之，陳師道在《瀛奎律髓》中的地位遠超黃庭堅，甚至是「三宗」之冠。不難發現，在不少類別中，即使另一「宗」同樣入選，但詩作數目都不及陳詩。特別是在「雪」和「送別」兩類中，「三宗」詩作同時出現，而陳詩之數比另外二人的作品總量還要多（請參附錄）。這反映出在方回眼中，陳詩的整體成就較高。

另一方面，《瀛奎律髓》提倡的「詩格」說，可上溯至陳師道的詩學批評觀。方回嘗主張「詩以格高為第一」，認為古今詩人中，以「四人為格之尤高者，魯直、無己，上配淵明、子美為四也」。⁴² 據此，「格」是決定詩作高下的主要準則，而幾位長期受「江西」後學推崇的詩人正是典範。方回在《瀛奎律髓》中把以上觀點落實為評點詩作的方法。集中常以「格卑」批評盲目工於對偶和詞藻的詩作，以為是不當學習的表現，如言姚合（781-?）「格卑於〔賈〕島」、許渾（788-?）「體格太卑」、劉克莊「詩意自足，但是格卑」。⁴³ 他又諷「永嘉四靈」的「七言律大率皆弱格，不高致也」。⁴⁴ 這些詩人都屬於「四靈」、「江湖」等反對「江西」的群體。換個角度來說，只有「江西」中人，特別是「三宗」，才能達到「格高」的理想境界。杜甫為「江西」之「祖」，當然也是「格高」的代表。方回對其〈狂夫〉一詩評曰：

然格高律熟，意奇句妥，若造化生成。為此等詩者，非真積力久不能到也。學詩者以此為準，為「吳體」、拗字、變格，亦不可不知。⁴⁵

杜詩的「格高」是長久積力的成果，乃任何學者之「準」。須注意的是，陳師道早就提出了概念相似的言論。張表臣（?-1146）在《珊瑚鉤詩話》中記曰：

陳無己先生語余曰：「今人愛杜甫詩，一句之內，至竊取數字以髣像之，非善學者。學詩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冬日謁玄元皇帝廟〉詩，敘述功德，反復外意，事核而理長，〈閬中歌〉，辭致峭

⁴² 方回，《桐江續集》，卷 33，〈唐長孺藝圃小集序〉，頁 682。

⁴³ 方回，《瀛奎律髓彙評》，卷 10，〈游春〉，頁 340；卷 14，〈曉發鄞江北渡寄崔韓二先輩〉，頁 509；卷 44，〈問友人病〉，頁 1603。

⁴⁴ 同前引，卷 44，〈病起〉，頁 1601。

⁴⁵ 同前引，卷 23，頁 993。

麗，語脈新奇，句清而體好，茲非立格之妙乎？」⁴⁶

他同樣認為對杜詩的學習當集中於「格」、「意」和「用字」，大致對應方回所言之「格高律熟，意奇句妥」。可見杜詩「格高」的特色早為陳師道發現，而二人對學習杜詩的見解亦為相合。固然，他們對「格高」的內涵有著不同的理解。陳師道則以「事核而理長」和「句清而體好」為標準，按詹杭倫解說，就是評價文本的內容和形式，前者著重從現實生活找出深刻獨到的審美發現，後者強調獨特的審美創造能力和表現方式。⁴⁷ 至方回，則是在這一基礎上加以擴展，例如是承接宋代詩學觀的發展，把對內容的要求從文本層面，延伸至作家的道德品格、精神情感和才學修養，認為蒼勁峭健的詩風與高尚的人格融合為一，才是「江西詩派」追求的理想境界。⁴⁸ 但就概念的源流而論，方回闡述和運用此批評觀念時，在一定程度上確受陳師道啟發。

至於第三「宗」陳與義，共有六十八首詩錄入《瀛奎律髓》。此數量在宋詩人中排行第六，而比較集內所有詩人的話，則是位列第八。⁴⁹ 從詩作種類來看，陳詩遍及十五類，然比例極不均，其中二十五首集中於「晴雨類」，在其餘入選的類別中卻是寥寥可數（請參附錄）。在「晴雨類」的前半部分，方回反省過大量選杜甫的五言詩一事：

老杜晴雨詩二十首，似乎太多，然他人無此等氣魄。學者但觀老杜、聖俞、後山、簡齋四家賦雨甚宏大，其工密、其高爽為如何，即知入處。⁵⁰

他曾猶豫過二十首之數是否恰當，惟衡量過這批詩的藝術成就後，還是以為自己的做法合理。及至陳詩的部分，他也清楚提到這批五言詩的總數達「十九首」，只是

⁴⁶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收入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上冊，卷2，頁464。

⁴⁷ 詹杭倫，《方回的唐宋律詩學》，頁161。

⁴⁸ 王琦珍指出方回提倡的主要是杜甫成於其生平後期的詩作，因為它們都是直接生自詩人之氣節與傲骨，超越了寫作技巧的層面，象徵杜甫由「工至於不工」的階段。方回由此證明了，若然要達至詩藝的最高境界，關鍵應當在於詩人的人格力量。這種把作家人格與作品內涵扣連在一起的論述策略，一方面是要對抗宋末時期，「江湖」和「四靈」等充斥衰鄙之氣的詩風，另一方面則是要革除「江西」內部盲目依靠「資書以為詩」的不良風氣。見王琦珍，《黃庭堅與江西詩派》（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頁260-261。

⁴⁹ 張哲愿，《方回《瀛奎律髓》及其評點研究》，頁135。

⁵⁰ 方回，《瀛奎律髓彙評》，卷17，〈雨四首〉，頁645。

未就此數字作出回應。⁵¹ 此安排的邏輯大抵同於杜詩的部分，有意藉數量提高陳詩的價值。由此歸納，在「三宗」中，陳與義的整體成就看來比黃庭堅理想，卻不及陳師道。

當注意的是，陳與義並不是原來見於《宗派圖》的人物。陳與義活於兩宋之際，早年鮮有被論詩者扣連至「江西詩派」。相關的論述基本上都是出現於南渡以後，例如胡銓 (1102-1180) 稱他為「宗陳師道者」，詩學淵源同於呂本中。⁵² 嚴羽 (1191-1241) 進一步言，陳詩「亦江西之派而小異」。⁵³ 同一時期的劉克莊更揣摩呂本中的想法，以為其詩作充分表現出「江西」推崇的「活法」之說，理當列於派中，只恨與之同輩的呂本中「不及見」。⁵⁴ 從論述的發展來看，陳與義與「江西詩派」的關係確實漸為南宋人建立起來。最後完成這概念的是方回。透過「一祖三宗」說，方回確立了陳與義屬「江西詩派」一說的正當性，還不計較詩人的輩分，直接予以崇高的「三宗」之位，與位處詩派脈絡開端的黃庭堅、陳師道並列。

前人論述大多限於為陳詩溯源，鮮有直接衡量陳與義的詩學地位，方回卻是賦予了他「三宗」之高位，結果引來更多爭議。龔鵬程站在維護《宗派圖》的立場，形容方回所為「很不尋常」。⁵⁵ 不少意見都覺得，方回對陳與義的推崇出於偏心，未經理性的詩學分析。例如，在《瀛奎律髓》中，大部分有關「一祖三宗」的文字都見於方回對陳詩的評語中，而陳與義與其餘三人的時代差距不少，令人質疑這是否要把他比附古人。在編撰手段方面，諸如在「晴雨類」中，陳與義的五言詩僅比杜詩少一首，似乎也是蘊含心思的刻意操作。尤其並舉於引文中的尚有梅堯臣和陳師道，惟方回所選之詩分別只有十二首和七首。另一方面，嚴羽對「陳簡齋體」的評語亦多為論者在意。他描述陳詩「小異」於「江西」，意味陳詩在展現「江西」特色的同時，又含有其他風格的面向，不宜簡單地視之為單純承接「江西

⁵¹ 同前引，〈雨〉，頁 672。

⁵²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118，〈宋故資政殿學士朝議大夫致仕廬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贈通議大夫胡公行狀〉，頁 4505。

⁵³ 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詩體〉，頁 59。

⁵⁴ 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第 9 冊，卷 95，〈江西詩派總序〉，頁 4023。又，劉克莊對陳與義的詩學淵源其實不止一說。在《後村詩話》卷二中，他認為自「元祐後，詩人迭起」，但「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及簡齋出，始以老杜為師」。在此，陳與義直接學習杜甫，與宋詩人無關。同前引，第 14 冊，卷 174，《詩話前集》，頁 6729。

⁵⁵ 龔鵬程，〈江西詩社宗派〉，頁 541。

詩派」的一員。⁵⁶ 那麼其作為「江西」之「宗」的定位是否恰當？這個不單是陳與義本身的問題，同時涉及他與另外「二宗」的異同與關係。

正如有關《宗派圖》上二十五家之排名的爭議，在方回的框架中，「三宗」的關係也引起關注。尤其方回曾言「山谷一也，後山二也，簡齋為三」。從「一」到「三」的表達方式，加上次序上符合三人的輩分排名，語義上似乎指向了詩學的傳承。張哲愿正是由這一角度詮釋之，又稱呼排行三人之後的呂本中和曾幾為「接班人，主導南渡之後的詩壇發展」。⁵⁷ 的確，方回不時以師承關係連繫「三宗」。他記述黃庭堅決心效法杜甫，在宋詩壇上開創新氣象以後，「陳後山棄所學，學雙井」。⁵⁸ 陳師道放棄的，就是最初從蘇門所習得的詩法技藝，而他的詩學成就源自對黃庭堅的重新學習。按照此定位，二人的師承關係與過去同學於蘇門之下的事實無關，解決了之前有關二人同輩的質疑；至於陳與義，方回則在《瀛奎律髓》卷一稱：「老杜詩為唐詩之冠，黃陳詩為宋詩之冠，黃陳學老杜者也。嗣黃陳而恢張悲壯者，陳簡齋也。」⁵⁹ 方回把「一祖三宗」分拆為兩階段，首先是黃庭堅和陳師道學習杜甫，其次是陳與義對二人的繼承。時間上而言，這是一條從唐傳至北宋，再接南宋的詩學脈絡，言之成理。

不過，上述理解非無懈可擊。從山谷至簡齋的排列確實順從了時間順序，但在同一段引文中尚有排行第四的呂本中和第五的曾幾。二人不但與陳與義同時，更比他年長數年，稱他們為陳與義的接班人毫不合理。再觀《瀛奎律髓》內的其他論述，亦不難發現二陳的詩學不是必然上溯至黃庭堅。例如卷十三評陳與義之〈十月〉時曰：「簡齋詩獨是格高，可及子美。」⁶⁰ 卷十六更言：「簡齋詩即老杜詩也。」⁶¹ 方回把陳與義與杜甫相提並論，以「獨」一語強調這一連繫不涉他人，

⁵⁶ 關於嚴羽對「陳簡齋體」的判斷，自宋以來已有多人討論，並從不同角度指出陳詩的獨特之處。例如劉克莊認為他超越了蘇軾、黃庭堅二體，達至「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取代尖巧」的境界。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第14冊，卷174，《詩話前集》，頁6730。然，這些獨特之處往往招來他是否該歸入「江西」之流的質疑。此爭議至現代學界仍不時發生，同意者往往針對他與「江西」之同，否定者則集中強調「小異」的部分，而主張調和者，多嘗試以「繼承」、「新變」之類的角度，在扣連陳詩與「江西」之餘，亦保留了兩者風格同中有異的可能性。

⁵⁷ 張哲愿，《方回《瀛奎律髓》及其評點研究》，頁61。

⁵⁸ 方回，《桐江續集》，卷33，〈送羅壽可詩序〉，頁662。

⁵⁹ 方回，《瀛奎律髓彙評》，卷1，〈與大光同登封州小閣〉，頁42。

⁶⁰ 同前引，卷13，頁492。

⁶¹ 同前引，卷16，〈道中寒食二首〉，頁591。

包括其餘「二宗」。鄧紅梅指出，這違反了「三宗」傳承的原則，顯示方回的理論存有矛盾。⁶²

本文卻以為，鄧氏或許未能夠全面掌握方回對「三宗」的定位。方回曾於《瀛奎律髓》卷二十四曰：「善學老杜而才格特高，則當屬之山谷、後山、簡齊。」⁶³此句言「三宗」乃各自師法杜甫，且有出色表現。由是觀之，則「三宗」互不從屬，他們的詩學淵源可以直接連繫至杜甫，而不用經過他人的間接傳授。這亦可以解釋為何陳師道的詩風不似黃庭堅，而陳與義又能「恢張悲壯」，而「小異」於「江西」諸家——「三宗」對杜甫的學習各有不同，就如前文論述，黃庭堅所學主要是「拗字」、「變體」，陳與義則是「晴雨」等類。事實上，宏觀《瀛奎律髓》的選詩情況，「一祖三宗」皆有詩作入選的類別不多，更常見的情況是，只有某一家或某兩家的作品與杜詩同見一類。況且，黃詩數量最少，在大部分類別中都不可能擔當杜詩與其後二「宗」的橋樑，更遑論要見出一脈相承的關係。進一步而言，方回所謂「三宗」者，就是指稱三名成功學杜的典範人物。該引文從「一」到「三」的表示，雖然是順從了時間和輩分的排序，卻非主張三家單向傳承。至於呂本中與曾幾，則是實力不及陳與義，故不能成為「宗」，但仍然是當代學杜者的前五名人物。

理清「三宗」的內部關係之際，杜甫作為「一祖」的定位亦漸漸呈現出來。就如方回所言，他應當為「古今詩人」的學習目標。這位人物才華雄大，代表了詩學的最高典範，奈何到了方回的時代，後學礙於年代差距，加上資質有限，不免無從直接參透箇中竅門。因此，他們需借鑑時代較近，又能提供大量示例的「三宗」。這正是方回多次把三家詩作比擬杜詩的動機之一。

四、選杜甫為「一祖」的意義

原來的《宗派圖》只呈現了黃庭堅與二十五家的關係，限定在兩代之內，未有繼續上溯此詩學源流。杭勇指出，其由在於及至呂本中的時代，「江西」諸人已視學習黃庭堅與陳師道為不二法門，連呂氏本人的《童蒙詩訓》也是「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為法」，反而無意關注黃詩之上的淵源。⁶⁴ 在這種情形下，《宗派圖》理

⁶² 鄧紅梅，〈陳與義詩風與江西詩派辨〉，《學術月刊》，3（上海：1994），頁80。

⁶³ 方回，《瀛奎律髓彙評》，卷24，〈送徐君章秘丞知梁山軍〉，頁1060。

⁶⁴ 杭勇，〈論陳與義與江西詩派學杜之差異〉，《學術交流》，185（哈爾濱：2009），頁165。又，杭氏所引為清代四庫館臣語，見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卷92，〈子部·儒家類

所當然地把黃庭堅定於一尊，不必探求前代之事。及至《瀛奎律髓》面世，方回才在黃庭堅之上加入杜甫的位置，以「祖」尊稱之，象徵杜甫就是「三宗」，以及「三宗」以下所有詩人的詩學淵源。

固然，黃庭堅以至整個「江西詩派」與杜甫的關係，早已為南宋人關注。當中以胡仔的論述最為明確：

近時學詩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學少陵者也。故陳無己曰：「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少陵，故其詩近之。」今少陵之詩，後生少年不復過目，抑亦失江西之意乎？江西平日語學者為詩旨趣，亦獨宗少陵一人而已。余為是說，蓋欲學詩者師少陵而友江西，則兩得之矣。⁶⁵

陳師道的判斷，今已不可考，但若然胡氏轉引無誤，則代表身為第二「宗」的陳師道已注意到，黃庭堅之上理當尚有杜甫的位置，而不應該把黃庭堅當作詩學傳承脈絡的開端。然而，從胡仔的記述可見，當世學詩者「不復過目」杜詩，雖「宗江西」，卻是全然「不知江西本亦學少陵」。這顯示了呂本中對「江西詩派」的錯誤定位，還有《宗派圖》刊行之後帶來的負面影響。胡仔最後提出「師少陵而友江西」，正是希望修正「江西」後學的詩學發展觀，使之重新與杜詩扣連。反之而言，假若忽略了杜詩的存在，則不但無益於學詩者，甚至會導致他們踏上歧途，最終「失江西之意」，也就是危害「江西」詩學的真正內涵。這段文字可謂「一祖三宗」說的雛型，尤其方回向來欣賞胡仔的詩論，二人的承接之處自然不少。⁶⁶總之，他後來奉杜甫為「一宗」，實繼承了自兩宋累積下來的觀點。

引人玩味的是，方回所稱「一祖」之「一」並非單純為客觀的數字，當中相信也包含了「唯一」的意思。換言之，「三宗」的詩學只受杜甫一人影響，其他古詩人通通被排除在外。如此論斷難免引起質疑。以黃庭堅為例，即使杜甫對其影響深遠，但還是可以發現他與其他古詩人的連繫。莫礪鋒就歸納出，黃庭堅自身推崇的詩人，除了杜甫之外，至少尚有陶潛 (369-427)、李白 (701-762) 和韓愈 (768-824)

二），頁 779。

⁶⁵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 49，〈山谷下〉，頁 332。

⁶⁶ 方回有〈詩思十首〉，其九曰：「苕溪漁隱老，家在績溪東。苦學多前輩，評詩出此翁。」方回，〈詩思十首·其九〉，收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 66 冊，卷 3508，頁 41885。

等。⁶⁷ 是以稱杜甫為黃庭堅唯一的「祖」是否恰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陶潛。黃庭堅嘗言：

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⁶⁸

他認為庾信 (531-581) 的詩藝雖好，奈何脫不掉刻意為詩的痕跡，及不上作品「不煩繩削而自合」的陶潛。「不煩繩削而自合」正是作詩的最高境界，亦是黃庭堅致力追求的詩學理想。這反映出陶潛在其心中的崇高地位。黃庭堅也曾讚許杜甫和韓愈同樣達到了「不煩繩削」的高度，卻又注明評價只適用於二人的部分作品，亦即「子美到夔州後詩」和「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⁶⁹ 相較之下，陶潛似是技高一籌，全部作品皆為黃庭堅接受，毋須區別創作時期對詩人技藝的影響。

更有趣的是，即使是方回本人，也同樣與陶潛關係不淺。宋末元初，戰亂致使社會動盪不安，改朝換代的恐懼與悽愴纏擾文人的心靈。與陶潛的隔代唱和是其中一種抒解心結的辦法，詩壇上因而掀起了「和陶」之風。方回正是其中一名致力於此的詩人，著名的作品包括〈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並序〉、〈擬詠貧士七首並序〉等，另外還有一些讀陶詩有感而發的作品，數量可觀。據劉飛和趙厚均的統計，在《桐江集》和《桐江續集》中，直接指涉陶潛的部分就有五十多處，可以判定這於方回的創作而言是一個地位不輕的命題。⁷⁰ 陶潛對方回的影響不限於情感方面，還延伸至美學和詩學的範疇。前文已經提及，「格」是方回詩論中的重要元素，而達至此境界的代表人物，除了位列「一祖三宗」的其中三人外，尚有陶潛。而且陶潛身處於更早的時代，成為了後世詩人的詩學源頭，就如方回於〈李寅之招飲同登九江城其八〉後的注文：「予謂蘇李體至陶謝而極，陶勁謝婉，後乃有杜李韋柳。」⁷¹ 從「蘇李體」的發展角度切入的話，方回的敘述不再以杜甫為「祖」，改推陶潛和謝靈運 (385-433) 為代表，杜甫則淪為承接陶謝的分支，與李白、韋應

⁶⁷ 莫礪鋒，《江西詩派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86），頁 36。

⁶⁸ 黃庭堅，《黃庭堅全集》第 2 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卷 25，〈題意可詩後〉，頁 665。

⁶⁹ 同前引，卷 18，〈與王觀復書〉，頁 470。

⁷⁰ 劉飛、趙厚均，〈方回崇陶與南宋後期江西詩派的自贖〉，《文藝理論研究》，1（上海：2014），頁 193。

⁷¹ 方回，〈李寅之招飲同登九江城其八〉，收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 66 冊，卷 3484，頁 41479。

物 (737-792) 和柳宗元 (773-819) 等唐人並列。方回在論詩之作〈詩思十首〉中，甚至以「萬古一淵明」作為這一組詩的終結。⁷² 可知杜甫在方回的詩學理論中並非必然處於最高的位置，陶潛的地位實可與之相競。這種看似不確定的立場，甚至招致後學質疑「江西」的真正詩學淵源。例如，明人郭子章 (1543-1618) 云：「江西詩派當以陶彭澤為祖。」⁷³ 清人張泰來重製《江西詩社宗派圖錄》時亦表示：

江西之派，實祖淵明。山谷云：「淵明於詩，直寄焉耳。」絳雲在霄，舒卷自如，寧復有派？夫無派即淵明之派也。⁷⁴

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正式開端，方回則是詩派架構的確立者，故二人對陶潛的推崇每每引人注視。諸後學正是惑於他們的言論，才以為陶潛方為真正的「祖」，反而無視了杜甫的位置。

關於當以陶潛還是杜甫為「江西」之「祖」的論爭，暫且不加討論。本文希望探討的是，既然陶潛的地位同樣崇高，那麼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只選擇杜甫為「祖」的意圖是甚麼？最直接、簡單的回答是，《瀛奎律髓》以唐宋為斷限，與陶潛毫無關係。況且，這部總集只論律體，根本不可能找到容納陶潛的位置。就如他在〈送喻唯道序〉中言：「五言古，陶淵明為根抵。」⁷⁵ 律詩的概念在魏晉時代尚未成熟，陶潛在詩歌史上僅能代表古體詩的傳統。進一步而論，他與杜甫分別擔當了不同時代、不同詩體的典範人物，互不相干。問題在於，論詩實不局限於這些顯淺的層面。於美學技藝的角度，時代與體裁實不構成隔閡。方回不時並舉二人，如〈詩思十首〉中就先後提到「更無雙子美，止有一淵明」和「萬古陶兼杜」。⁷⁶ 是以《瀛奎律髓》忽視陶潛而單獨頌揚杜甫的做法，不當單純地視為總集之編撰範圍對方回的掣肘。

其實，這是方回刻意選取的論述策略。查洪德形容，《瀛奎律髓》高揚杜甫的

⁷² 方回，〈詩思十首·其十〉，收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 66 冊，卷 3508，頁 41885。

⁷³ 郭子章，《豫章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第 5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頁 5607。

⁷⁴ 張泰來，《江西詩社宗派圖錄》，收入丁福保輯，《清詩話》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 62。

⁷⁵ 方回，《桐江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卷 3，頁 313。

⁷⁶ 方回，〈詩思十首·其十〉，收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 66 冊，卷 3508，頁 41885。

旗幟，一方面打破「江西」後學的自我局限，開闊他們的眼界，一方面要救當時詩壇之弊病，為「一箭雙鷗」的做法。⁷⁷ 所謂「自我局限」者，就是說後學把黃庭堅、陳師道所論定義為詩學的根本，把「江西詩派」的脈絡局限於宋一代，失卻了與前代詩人的連繫，形同一條由今人自以為是地開闢的歧路——畢竟見識獨到如胡仔者是有限的。於學詩者而言，這大大束縛了他們的學習範圍；於「江西詩派」及相關詩學的發展而言，這也危害了其於當世詩壇上的地位。宏觀宋詩史，對「江西詩派」的反抗在宋末成為了一大風潮，參與者往往高舉重振唐詩的旗號。且以後起於南宋的「永嘉四靈」為例。這是一個自覺且明確地對抗「江西詩派」的詩人群體。南宋人王綽（生卒年不詳）指出「永嘉之作唐詩者首四靈」，又讚許：「永嘉視昔之江西幾似矣，豈不盛哉」，⁷⁸ 可見「四靈」不但有意扭轉當世詩壇風氣，更欲取代「江西」，使之成為過去。他們的方法是「作唐詩」。受「四靈」奉為宗師的葉適（1150-1223）記曰：

初，唐詩廢久。君〔指徐璣〕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復行矣。⁷⁹

引文雖多番提及「唐詩」一詞，但嚴格來說，這是個以偏概全的名號。「四靈」真正重視的，僅是以賈島（779-843）和姚合為主的晚唐詩風。至於所謂「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者，正是「江西」後學的表現。因為「江西」被定義為宋人自行定立的脈絡，所以「四靈」可以理直氣壯地高舉「唐詩」的旗幟，作為反抗手段。葉適以「唐詩由此復行」來描述「四靈」的努力，也是值得注意的價值判斷。這意味唐詩之風理應是從前代延續至今的傳統，具正當性，可惜中間一度為「江西」中斷而已，而「四靈」所為則是撥亂反正，意義正面。在「四靈」以後，尚有大量新的詩學冒起於晚宋詩壇，即使主張各有不同，但不少都是選擇把詩學的正統溯源於古典。這對「江西」一脈而言仍然不利。

方回欲重振「江西詩派」，卻無法背逆悠久且有力的詩學傳統，提出厚今薄古之類的論說。因此，他選擇扭轉「江西詩派」予世人的印象，強調此一脈絡也是繼

⁷⁷ 查洪德，〈關於方回詩論的「一祖三宗」說〉，《文史哲》，1（濟南：1999），頁76。

⁷⁸ 王綽，〈薛瓜廬墓誌銘〉，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84冊，卷6445，頁101。

⁷⁹ 葉適，《葉適集》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21，〈徐文淵墓誌銘〉，頁410。

承自古人的，不是宋人獨開的歧路。其結果就是選了與「三宗」相距甚遠的杜甫為「祖」。這個決定固然是繼承前人的觀察，亦符合「三宗」學杜的事實。不過，為有效地達至奉「江西」為詩學正宗的目的，方回也按照己意，選擇以前人未有言及的角度塑造杜甫的形象特質。方回的〈跋仇仁近詩集〉曰：

詩不可不自成一家，亦不可不備眾體。老杜詩有曹、劉，有陶、謝，有顏、鮑，於沈、宋體中沿而下之。⁸⁰

據此，杜詩自成一家，同時又集合了漢魏至初唐的各家精華。而「沿而下之」一語，則揭示杜甫對各家的繼承並非片面的，而是符合了詩學源流的正統發展的。及至與之同世或稍後於他的盛唐詩人，方回亦是大膽地歸納如下：

王維、岑參、賈至、高適、李泌、孟浩然、韋應物，以至韓、柳、郊、島、杜牧之、張文昌，皆老杜之派也。⁸¹

諸家的題材、詩風等雖有差異，卻是無一不受杜甫影響，為杜甫之「派」。以方回的用字來說，杜甫就是一位「取諸人以為善，集眾美而大成」的偉大詩人。⁸²換言之，「一祖」同時又是「諸祖」，後學只要學習杜甫一人，即能習得上述諸家的詩學。就如黃奕珍言，這種詩學史結構是把每代詩歌視為對前代詩歌的學習，後世詩人基本上無一能立於自行樹立的風格上。凡是方回肯定的作家，都歸入「老杜」一派，從而形成一條集合各個時代、各個作家的強盛脈絡。⁸³在此論述模式的操作下，杜甫之為「祖」的地位詮釋為歷代詩學的中樞，而居於其下的「江西詩派」，也得到最有力的聲勢。

杜甫集大成的形象，不單反復見於方回筆下的文字，也落實至《瀛奎律髓》的選詩情況。此總集中的杜詩共二百二十首，遍及二十八類，在數量和種類兩方面皆為各家之冠（請參附錄）。縱然方回對律詩提出「格」之類的普遍要求，但按照每卷開首的小序，各類的內部亦各有不同的特點和寫作要求，例如「晴雨類」須見「詩人有喜、有感，斯可以觀」；寫「茶類」詩必先「知茶之味」，超越一般「啜

⁸⁰ 方回，《桐江集》，卷3，頁302-303。

⁸¹ 方回，《桐江續集》，卷33，〈恢大山西山小蘂序〉，頁683。

⁸² 方回，《桐江集》，卷5，〈劉元輝詩評〉，頁372-373。

⁸³ 黃奕珍，《宋代詩學中的晚唐觀》（臺北：文津出版社，1998），頁348-350。

茶者」的平庸境界；反而在「酒類」中，由於世上「未有詩人而不愛酒者」，故容許「不能飲者」在詩中言酒。⁸⁴ 可知方回的分類安排不是單純出於方便查考物象事類而已。他實以為在唐宋律詩這大傳統下，各類詩作又分別形成了獨立的小傳統，各自衍生出發展脈絡。杜詩入選多類，意味杜甫於多條脈絡中都具有典範地位，乃集大成的表現。值得注意的是，杜甫生於較早的時代，故不少類別編年時，皆以其詩作為首。這暗示杜詩就是該類之源頭。或曰，有些類別會以更早之杜審言、沈佺期等人為首，惟從剛才的引文可見，方回留有註腳，明言初唐諸家的詩學都下遞至杜甫，並由杜甫一手發揚光大，進而達到「致廣大而盡精微」的新境界。按此邏輯，杜詩克服了時代晚於初唐詩的事實，在有關類別中仍是典範與源頭。

杜詩學之豐富，非任何人能夠獨力窮盡，是以「三宗」身為詩學的正統繼承人，亦只能分別承接杜詩的部分面向。對後學來說，「三宗」是可親易知的學習對象，而匯聚歷代詩學的「一祖」則如同偶像一般，是詩藝之道上的最高目標。方回如此展現杜甫的形象，與前代「江西」詩人的思路甚為不同。以「三宗」學杜的情況而言，黃庭堅用力於用事、拗律等句法技巧，求取新奇，陳師道師法杜甫的平易自然，功於真實的生活描寫。⁸⁵ 至於陳與義，則是在兩宋之際的危難中，效法了杜甫憂國憂民的詩學精神。由此可以比較，以杜甫為歷代詩學之集大成者，是方回提出的新角度。

五、以「一祖三宗」為中心的宋詩史敘述

即使《瀛奎律髓》具有「主江西」的特色，代表「江西詩派」的詩學宗旨，卻不宜簡單地視其性質同於亡佚的總集《江西詩派》。就像同出於宋代的《四靈詩集》、《江湖詩集》等，總集《江西詩派》純粹由二十六家「江西」詩人的詩作構成，排斥群體以外的詩人。這類「詩派總集」主要是要具體地宣示群體自身的詩藝技法，務求在當世的詩壇和後世的詩歌史上建立聲勢。《瀛奎律髓》倒不以「江西詩派」內的作品為限，編纂目的亦不止於記錄和宣傳「江西詩派」的作品。

方回在〈瀛奎律髓序〉中清楚說明：「『律』者何？五、七言之近體也。」及

⁸⁴ 方回，《瀛奎律髓彙評》，卷 17，〈晴雨類小引〉，頁 642；卷 18，〈茶類小引〉，頁 712；卷 19，〈酒類小引〉，頁 725。

⁸⁵ 曹鳳前，〈陳師道是「江西詩派」嗎——兼談黃庭堅與陳師道詩風之差異〉，《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徐州：1987），頁 70-71。

後又補充：「文之精者為詩，詩之精者為律。」⁸⁶ 律詩作為總集的收錄對象，方回表明這是一種近世興起的詩歌體裁，又提出了價值判斷，以為律詩就是詩學，以至是一切文字篇章的精華。這番申述肯定了《瀛奎律髓》的編纂特點，包括把古體詩排除在外，集中討論律詩脈絡的決定，還有以唐宋兩代為斷限的編纂範圍。從立論的角度可見，方回關心的並非詩人群體或風格派別的層面。他的考察對象是律詩這種體裁。

不少學者均注意到，《瀛奎律髓》並非平等地看待唐宋兩代的詩作，因而引起了方回所宗孰唐孰宋的爭議。部分意見則認為，方回當以唐人的詩學為根本，奉之為最高典範。尤其「瀛奎」之「瀛」出於唐代「十八學士登瀛洲」的典故。⁸⁷ 這是方回對文治盛世的憧憬，直接透露他的文人理想。不過，從統計數字來看，《瀛奎律髓》收錄的宋詩與宋詩人都多於唐代的，全書重心顯而易見。若以宋詩為重心，那麼唐詩的位置又在何處？這點可從詹杭倫的分析中得到啟發：

方回在評論唐代詩人詩作時，具有史家的貫通眼光，往往將詩人詩作放在詩歌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加以評述。⁸⁸

詹氏以「史家眼光」稱許方回對唐詩人的見識，又認為他的論述全繫於「詩歌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換言之，方回認為唐詩人是連繫詩歌發展史的重要線索。這點落實至《瀛奎律髓》中，體現於唐詩與宋詩之間的啟發和傳承。如前文所言，在當世學詩者的認知中，「江西詩派」本來只是宋一代人內的詩學風氣，然方回在「三宗」之上追述杜甫這位「祖」，就是把唐宋兩代連接起來，形成詩歌史的線索。詩作數量在《瀛奎律髓》中排行第二、第三的唐代詩人分別是白居易和賈島。他們在方回的論述中，都代表了宋詩史上的特定階段。方回在〈送羅壽可詩序〉言「宋剗

⁸⁶ 方回，《瀛奎律髓彙評》，序頁1。

⁸⁷ 同前引。案，根據《資治通鑑·唐紀五》的記載，唐武德四年（621）十月，太宗「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咨議典籤蘇勣、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宇、軍容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第13冊（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189，頁5931-5932。

⁸⁸ 詹杭倫，《方回的唐宋律詩學》，前言頁3。

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⁸⁹ 白居易代表趙宋立國之初，李昉 (925-996)、王禹偁 (954-1001) 等崇尚唐詩遺風的時期。而且根據莫礪鋒的歸納，方回實認為，白居易的詩風傳承至後期，更與「江西」後期的詩人，即陳與義、呂本中等人有關。⁹⁰ 這進一步增加了白居易在方回筆下的份量。至於賈島，則是下啟「格卑於島」的姚合、許渾，又影響了宋初的「晚唐體」風潮，最終由宋之「四靈」承接；⁹¹ 可知在《瀛奎律髓》中位居重要位置的三家來看，方回的編選與其宋詩史敘述有互相呼應之處。

惟不難發現，同樣出現在〈送羅壽可詩序〉中的「崑體」，其源流於總集中卻不太受到關注到。胡子引《古今詩話》曰：「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為詩皆宗義山，號西崑體。」⁹² 李商隱 (813-858) 乃是宋初「崑體」一派主要源流，但方回所選的李詩，數量僅二十四首，評價亦不高。⁹³ 這與白、賈二家無法同日而語，似乎不能準確地表現「崑體」當時的流行情況。究其原因，大概是出於方回的價值判斷。正如四庫館臣所見，《瀛奎律髓》含有立場「排西崑」的立場。在方回而言，「西崑體」不好杜詩，而反對「西崑體」者，又正正是「江西」，或對「江西」有正面影響的詩人。故他在選詩和評論方面都強硬地「排西崑」，以達至推崇「江西」的目的。由此可知，方回書寫的詩歌史存有明顯的立場和主觀的價值判斷，而不是以保存客觀事實為首要考慮。方回視貶抑西崑體的價值為確立自身的詩學取向的手段，其「江西後學」的身分徹底壓倒了「文學史家」的身分。⁹⁴ 可以說，透過《瀛奎律髓》呈現出來的詩壇發展，更能夠揭示方回如何利用總集編者的身分，扭曲對過去的記錄，以塑造迎合自身立場的詩學史敘述。

至於在宋代之內，除了「一祖三宗」外，方回特別推崇的尚有幾家。呂本中和曾幾本就屬於「江西」的脈絡，在此不再詳論。不當忽略的，還有梅堯臣、陸游 (1125-1210)，即作品數量於《瀛奎律髓》之宋詩中排行第二、第三的兩家。方回認

⁸⁹ 方回，《桐江續集》，卷 32，頁 662。

⁹⁰ 莫礪鋒，《江西詩派研究》，頁 185。

⁹¹ 方回言：「姚之詩專在小結裡，故『四靈』學之。」由此即可建立一條從賈島至姚合，再由姚合至「四靈」的發展線索。見方回，《瀛奎律髓彙評》，卷 10，〈游春〉，頁 340。

⁹² 胡子，《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 22，〈西崑體〉，頁 145。

⁹³ 例如，方回評李商隱之〈茂陵〉時曰：「義山詩織組有餘，細味之格律亦不為高。」所謂「格律亦不為高」者，正好與「江西詩派」的藝術追求，尤其是方回強調的幾點，構成對比。見方回，《瀛奎律髓彙評》，卷 28，頁 1235。

⁹⁴ 就如他讚揚梅堯臣時，就以「一掃『崑體』，與盛唐杜審言、王維、岑參諸人合」為論點之一。「西崑體」在此成為了盛唐諸家的對立面，不合方回的價值取向。同前引，卷 4，〈送任適尉烏程〉，頁 170。

為：「宋人詩善學盛唐而或過之，當以梅聖俞為第一。」⁹⁵ 單就「詩學盛唐」來說，梅堯臣是宋人之冠。這就是其詩凌駕他人，大量入選的理由。張哲愿補充，梅堯臣，以及張耒 (1054-1114) 等所學者，就是以杜甫為代表的一群值得後人學習的模範典型，故他們自身都不失為典範。⁹⁶ 問題只在於，根據「一祖」的定位，杜甫是為集大成的正宗，而其他詩人的長處只是詩學的一端，不夠全面。以之為效法對象的話，價值始終不及直接學杜的「三宗」。陸游方面，《瀛奎律髓》卷四對其詩學淵源這樣析述：「詩出於曾茶山，而不專用『江西』格，間出一二耳，有晚唐，有中唐，亦有盛唐。」⁹⁷ 相近的文字還見於卷二十三：

放翁詩萬首，佳句無數。少師曾茶山，或謂青出於藍。……茶山專祖山谷，放翁兼入盛唐。⁹⁸

方回判斷陸游的詩學出於曾幾，即衍生自「江西詩派」的脈絡。只是，陸游具備出眾的才華，所以不像老師般只隨黃庭堅一家，而是在此之外自行發揮，「兼」有唐代多家的風格。這些風格，按方回之前的說法，其實全都從杜甫發展出來，所以陸游的變化超出了「江西詩派」的範圍，也離不開杜甫之「派」。《瀛奎律髓》大量收錄其詩，既是因為他多產，亦與他詩藝多變，風格遊走於「江西」正統和「傍支別流」之間有關。故從詩人的選擇可見，方回著力推崇的宋詩人，大致上都與杜甫或「江西詩派」重重扣連。

方回以律體為媒介，敘述宋詩的發展，又以這批詩人為重心，等同表示，宋代詩史就是以杜甫和「一祖三宗」為骨幹。杜甫是集大成的人物，承受了大批古詩家的詩學精華。單是在唐一代而言，初唐詩學由他發揚，盛唐詩人也是他的派生。因此，「一祖三宗」的線索影響的不止於「江西」，而遍及「古今詩人」，亦即從古累積至今的整個詩學系統。前人談論宋詩，往往把「江西詩派」視為一支，「西崑」、「四靈」、「江湖」等又是別的支派，各方彼此對立。但根據「一祖三宗」說的建構，方回重新把宋詩敘述成以杜甫這位「祖」為唯一的發端，「三宗」一脈是為優秀、正統的繼承者，是為「詩之正派」，而其餘各家皆為「傍支別流」。「傍支別流」的質素不及「三宗」，但還是或多或少地由杜詩處得啟發，在宋詩史

⁹⁵ 同前引，卷 24，〈送徐君章秘丞知梁山軍〉，頁 1060。

⁹⁶ 張哲愿，《方回《瀛奎律髓》及其評點研究》，頁 61。

⁹⁷ 方回，《瀛奎律髓彙評》，卷 4，〈頃歲從戎南鄭往來興鳳間暇日追憶舊游有賦〉，頁 181。

⁹⁸ 同前引，卷 23，〈登東山〉，頁 1006。

上確實佔一席位，因而含有收錄和參考的價值。考《瀛奎律髓》的四十九類，不難發現，就算方回有多推崇「一祖三宗」，也無法把他們的詩置入所有類別。有的是因為四家鮮以此為題材，如「茶」、「論詩」等，有的是因為他們在生平中未有相關經驗，如「邊塞」、「宮闈」和「俠少」等。反而其他詩人因應興趣、際遇之不同，而有相關詩作，如岑參 (715-770) 之於「邊塞」、賈島之於「閒適」。方回要敘述詩歌史，自然無法否認客觀事實——「一祖三宗」的作品不能覆蓋宋詩史或律詩史的全部範疇。他須為空白的類別填補具代表性的詩人，令詩史得以圓滿。當然，這無損「一祖三宗」的地位，因為他們是所有詩人的「祖」或「宗」，就算未有觸及《瀛奎律髓》中的部分類別，也能在更高層次上，即古今詩學的傳承中，影響其他詩人。

近人方孝岳形容，方回是「江西詩派護法，而且也是江西詩派的救弊者」。⁹⁹ 此評價是精準的。作為「護法」，方回採取的手段不同於前人，不再固守詩人群體之間的派系區別，突破了「詩派」概念的封閉性質。過去的「江西」後學深受《宗派圖》的意識影響，獨以黃、陳二家為學習對象，無視其他詩人的詩學價值，最終導致守舊僵化的局面。各家的批評經過南宋一代的累積，「江西」的種種弊端暴露無遺，成為了詩壇的共識。同時，北宋滅亡後，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政權佔據了北方文化圈，興起了以蘇軾為典範的豪放文風。至於流行於南方的「江西」之風，王若虛和元好問 (1190-1257) 等大家都是排斥的。元好問甚至狠言：「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¹⁰⁰ 所以入元以後，無論是南北文壇，基本上都是反對「江西」的。至此，盲目重提《宗派圖》的架構，或者輯錄「江西」前輩的作品已無作用。方回唯有擔當「救弊者」的角色，試圖為「江西」之詩學注入新養分。首要工作乃擺脫《宗派圖》的束縛，為「江西詩派」的架構提出較靈活的面貌。這就是「一祖三宗」說的由來。由此，在《瀛奎律髓》中，他可廣納「江西」以外的詩人，承認並推舉他們的詩風、技藝，例如梅堯臣「平淡而豐腴」的風格。¹⁰¹ 但大量引入他人風格，難免會導致「江西」原來的內涵變得模糊，失卻崇高地位。為防止這些尷尬情況，方回不能簡單地把「江西」之作與其他詩作混為一談，遂從零開始論述詩歌史。他選了能代表近世詩史，且對「江西」最為有利的律體為焦點，再塑造出杜甫這位集大成的人物，安放他在最高的位置，從而順理成章地置「三宗」

⁹⁹ 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北京：三聯書店，1986），頁 129。

¹⁰⁰ 元好問撰，狄寶心校注，《元好問詩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 5，〈自題中州集後五首·其二〉，頁 1331。

¹⁰¹ 方回，《瀛奎律髓集評》，卷 1，〈與大光同登封州小閣〉，頁 42。

於這段詩史的中心點。至於其他詩人則居次要地位，旨在為「江西」後學提供新思維，卻無從挑戰「三宗」的位置。

當留意的是，方回寫成《瀛奎律髓》時，元人已一統天下。在時移勢易的年代，過度至新朝的方回要追述前代的詩史，無疑存有總結一代的意味。藉由此特殊的時空與身分，方回表面上保存了舊世代的學術成就，實際上是要按己意從頭述說，頭頭是道地重新建構一段以「江西」為尊的詩史，製造如同定論的效果。如斯浩大而複雜的操作，正是方回為重振「江西詩派」而花費的心思。

六、結語

自呂本中的《宗派圖》面世以來，宋人對「江西詩派」的架構得到清晰的認知。及至元初，方回的《瀛奎律髓》誕生，成了新一部代表「江西詩派」的總集。但細考當中的編選範圍和各項評點論述，即可發現方回並非重彈前輩的舊調，而是按照南宋一代的種種批評，嘗試調整「江西詩派」這個群體的內涵，務求有效達至重振詩學的目的。最明顯的一處莫過是著名的「一祖三宗」說。細考之，方回其實大力推翻了前人定下的框架，重新建構「江西詩派」的新形態——儘管這是後設的歸納，或與「三宗」個人的想法，以及當時詩壇的真正情況有異。方回還破除了《宗派圖》帶來的封閉意識，重新敘述唐宋詩史，從而引進過去不存在於狹小的「江西詩派」內的詩人、詩風和觀點。在此，「一祖三宗」說發揮了極大的便利。方回先把杜甫描繪成上接歷代大家之詩學，下學唐詩諸家的集大成人物，再奉之為「祖」，把一切唐宋詩人都扣連起來，令線索不致散亂，以免連上不合方回之意的發展脈絡。至於「三宗」，因為成為了「祖」的正統繼承者，確立為「江西」正宗的典範，故地位比《宗派圖》提出的更高。《瀛奎律髓》更藉由四十九個類目全面涵覆唐宋律詩這一命題，令「三宗」在眾多「傍支別流」的襯托下登上宋詩史的高位。

過去，不少學者傾向形容「一祖三宗」是繼承了呂本中之說，差異之處不過是前者對後者的修訂、補正。然這實不甚準確。兩者提出的「江西詩派」架構存有根本性的差異，例如「三宗」的意義並不同於《宗派圖》對黃庭堅之為「宗」的定位。至於杜甫的加入，更令「一祖三宗」說變成一條貫穿唐宋詩史，扣連各家的傳承脈絡，作用遠遠超出用於宣示聲勢的《宗派圖》。另一方面，「一祖三宗」亦是《瀛奎律髓》用以敘述詩史的線索。就方回的詩學史觀，部分學者忽略了他欲重振

「江西詩派」的動機，僅視之為一種客觀的討論。事實上，方回在易代之際，利用文學史編者的權力，強行製作一段有利自身立場的詩史。《瀛奎律髓》在這方面的功能，以至總集重振舊世詩學的可能性，相信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課題。

（責任校對：李奇鴻）

附錄：方回《瀛奎律髓》選「一祖三宗」詩統計表¹⁰²

類目		杜甫	黃庭堅	陳師道	陳與義
登覽	五言	4		2	1
	七言	2	1	1	2
朝省	五言	3			
	七言	3			
懷古	五言				
	七言				
風土	五言	2	2	1	
	七言		1		
昇平	五言				
	七言				
宦情	五言			2	
	七言				
風懷	五言				
	七言				
宴集	五言				
	七言				
老壽	五言				
	七言				
春日	五言	7		1	
	七言	6		4	
夏日	五言	4		2	
	七言	1		1	
秋日	五言	7		2	
	七言	7			3
冬日	五言	3			
	七言	5			2
晨朝	五言	5	2		
	七言			1	
暮夜	五言	10		8	
	七言	3			

¹⁰² 本附錄的統計數字參考了何世昌、張哲愿的數據，再由筆者加以核查、調整。詳見何世昌，《方回《瀛奎律髓》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部哲學碩士論文，2001）；張哲愿，《方回《瀛奎律髓》及其評點研究》。

附錄：方回《瀛奎律髓》選「一祖三宗」詩統計表（續）

類目		杜甫	黃庭堅	陳師道	陳與義
節序	五言	8		5	3
	七言	9		3	2
晴雨	五言	20		7	19
	七言	4	2	1	6
茶	五言				
	七言				
酒	五言	3		1	
	七言				2
梅花	五言	1			
	七言	1	1	1	
雪	五言	5		8	2
	七言	1	2	2	1
月	五言	15		1	
	七言				
閒適	五言	4		1	1
	七言	3			2
送別	五言	13		6	2
	七言	4	3	2	2
拗字	五言	3	2	2	
	七言	5	4		
變體	五言	3		3	
	七言	3	3	2	6
着題	五言	6	4	2	
	七言	1	5		
陵廟	五言	4			
	七言	1		1	
旅況	五言	5		1	
	七言			1	3
邊塞	五言				
	七言				
宮闈	五言				
	七言				
忠憤	五言	5			2
	七言	3			2

附錄：方回《瀛奎律髓》選「一祖三宗」詩統計表（續）

類目		杜甫	黃庭堅	陳師道	陳與義
山巖	五言				
	七言				
川泉	五言			9	1
	七言				1
庭宇	五言				
	七言				
論詩	五言				
	七言				
技藝	五言				
	七言				
遠外	五言				
	七言				
消遣	五言	1			
	七言				
兄弟	五言				
	七言				
子息	五言				
	七言				
寄贈	五言			1	
	七言			5	2
遷謫	五言		2	4	
	七言	1		2	
疾病	五言	2		7	
	七言			1	1
感舊	五言				
	七言				
俠少	五言				
	七言				
釋梵	五言	10	1	2	
	七言	3			
仙逸	五言				
	七言				
傷悼	五言	1		5	
	七言				
總計		220	35	111	68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元好問 Yuan Haowen 撰，狄寶心 Di Baoxin 校注，《元好問詩編年校注》*Yuan Haowen shi biannian jiao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1。
- 方回 Fang Hui，《桐江集》*Tongjiang ji*，臺北 Taipei：國立中央圖書館 Guoli zhongyang tushuguan，1970。
- _____，《桐江續集》*Tongjiang xuji*，《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集部第 1193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
- 方回 Fang Hui 選評，李慶甲 Li Qingjia 集評點校，《瀛奎律髓彙評》*Yingkui lüsuì huiping*，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6。
- 王若虛 Wang Ruoxu，《滄南詩話》*Hunan shihua*，收入丁福保 Ding Fubao 輯，《歷代詩話續編》*Lidai shihua xubian* 上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3。
- 王應麟 Wang Yinglin，《小學紺珠》*Xiaoxue ganzhu*，《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子部第 948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 Beijing daxue guwenxian yanjiusuo 編，《全宋詩》*Quan Song shi*，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1991。
- 司馬光 Sima Guang 編著，胡三省 Hu Sanxing 音注，《資治通鑑》*Zizhi tongjian* 第 13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56。
- 永瑤 Yong Rong 等，《四庫全書總目》*Sikuquanshu zongm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5。
- 吳曾 Wu Zeng，《能改齋漫錄》*Nenggaizhai manlu* 上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79。
- 呂本中 Lü Benzhong，《童蒙詩訓》*Tongmeng shixun*，收入郭紹虞 Guo Shaoyu 輯，《宋詩話輯佚》*Song shihua jiyi* 下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0。
- 周紫芝 Zhou Zizhi，《竹坡詩話》*Zhupo shihua*，收入何文煥 He Wenhuan 輯，《歷代詩話》*Lidai shihua* 上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1。

- 胡 仔 Hu Zi 撰，廖德明 Liao Deming 點校，《苕溪漁隱叢話前集》*Tiaoxi yuyin conghua qianji*，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1962。
- 范季隨 Fan Jisui，《陵陽先生室中語》*Lingyang xiansheng shizhongyu*，收入吳文治 Wu Wenzhi 主編，《宋詩話全編》*Song shihua quanbian* 第 10 冊，南京 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1998。
- 張 為 Zhang Wei，《詩人主客圖》*Shiren zhuketu*，收入丁福保 Ding Fubao 輯，《歷代詩話續編》*Lidai shihua xubian* 上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3。
- 張表臣 Zhang Biaoche，〈珊瑚鉤詩話〉*Shanhugou shihua*，收入何文煥 He Wenhuan 輯，《歷代詩話》*Lidai shihua* 上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1。
- 張泰來 Zhang Tailai，《江西詩社宗派圖錄》*Jiangxi shishe zongpai tulu*，收入丁福保 Ding Fubao 輯，《清詩話》*Qing shihua* 上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78。
- 郭子章 Guo Zizhang，《豫章詩話》*Yuzhang shihua*，收入吳文治 Wu Wenzhi 主編，《明詩話全編》*Ming shihua quanbian* 第 5 冊，南京 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1997。
- 陳 模 Chen Mo 撰，鄭必俊 Zheng Bijun 校注，《懷古錄校注》*Huaigulu jiao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3。
- 陳振孫 Chen Zhensun，《直齋書目解題》*Zhizhai shumu jiet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
- 陳巖肖 Chen Yanxiao，《庚溪詩話》*Gengxi shihua*，收入丁福保 Ding Fubao 輯，《歷代詩話續編》*Lidai shihua xubian* 上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3。
- 曾季狸 Zeng Jili，《艇齋詩話》*Tingzhai shihua*，收入丁福保 Ding Fubao 輯，《歷代詩話續編》*Lidai shihua xubian* 上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3。
- 曾棗莊 Zeng Zaozhuang、劉琳 Liu Lin 主編，《全宋文》*Quan Song wen*，上海 Shanghai：上海辭書出版社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合肥 Hefei：安徽教育出版社 Anhui jiaoyu chubanshe，2006。
- 黃庭堅 Huang Tingjian，《黃庭堅全集》*Huang Tingjian quanji* 第 2 冊，成都 Chengdu：四川大學出版社 Sichuan daxue chubanshe，2001。
- 楊萬里 Yang Wanli 撰，辛更儒 Xin Gengru 箋校，《楊萬里集箋校》*Yang Wanli ji jianjia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7。

- 葉適 Ye Shi, 《葉適集》*Ye Shi ji* 第 2 冊,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61。
- 趙彥衛 Zhao Yanwei, 《雲麓漫鈔》*Yunlu manchao*, 上海 Shanghai: 古典文學出版社 Gudian wenxue chubanshe, 1957。
- 劉克莊 Liu Kezhuang 著, 辛更儒 Xin Gengru 校注, 《劉克莊集箋校》*Liu Kezhuang ji jianjiao*,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1。
- 魏泰 Wei Tai, 《臨漢隱居詩話》*Linhan yinju shihua*, 收入何文煥 He Wenhuan 輯, 《歷代詩話》*Lidai shihua* 上冊,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1。
- 嚴羽 Yan Yu 著, 郭紹虞 Guo Shaoyu 校釋, 《滄浪詩話校釋》*Canglang shihua jiaoshi*,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83。

二、近人論著

- 方孝岳 Fang Xiaoyue, 《中國文學批評》*Zhongguo wenxue piping*, 北京 Beijing: 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 1986。
- 王琦珍 Wang Qizhen, 《黃庭堅與江西詩派》*Huang Tingjian yu Jiangxi shipai*, 南昌 Nanchang: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gaoxiao chubanshe, 2006。
- 伍曉蔓 Wu Xiaoman, 《江西宗派研究》*Jiangxi zongpai yanjiu*, 成都 Chengdu: 巴蜀書社 Bashu shushe, 2005。
- 何世昌 He Shichang, 《方回〈瀛奎律髓〉研究》*Fang Hui Yingkui lüsuì yanjiu*, 香港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部哲學碩士論文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Zhongguo yuyan ji wenxuebu zhexue shuoshi lunwen, 2001。
- 杭勇 Hang Yong, 〈論陳與義與江西詩派學杜之差異〉“Lun Chen Yuyi yu Jiangxi shipai xue Du zhi chayi”, 《學術交流》*Xueshu jiaoliu*, 185, 哈爾濱 Harbin: 2009, 頁 164-166。
- 查洪德 Zha Hongde, 〈關於方回詩論的「一祖三宗」說〉“Guanyu Fang Hui shilunde ‘yizü sanzong’ shuo”, 《文史哲》*Wenshizhe*, 1, 濟南 Jinan: 1999, 頁 71-77。
- 張哲愿 Zhang Zhe-yuan, 《方回〈瀛奎律髓〉及其評點研究》*Fang Hui Yingkui lüsuì ji qi pingdian yanjiu*, 收入潘美月 Pan Mei-yue、杜潔祥 Du Jie-xiang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Gudian wenxian yanjiu jikan* 第 6 編第 21 冊, 新北 New Taipei: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Huamulan wenhua chubanshe, 2008。
- 曹鳳前 Cao Fengqian, 〈陳師道是「江西詩派」嗎——兼談黃庭堅與陳師道詩風之差異〉“Chen Shidao shi ‘Jiangxi shipai’ ma: jiantan Huang Tingjian yu Chen Shidao

- shifeng zhi chayi”, 《徐州師範學院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Xuzhou shifan xueyuan 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2, 徐州 Xuzhou: 1987, 頁 69-72。
- 莫礪鋒 Mo Lifeng, 《江西詩派研究》*Jiangxi shipai yanjiu*, 濟南 Jinan: 齊魯書社 Qilu shushe, 1986。
- 許 總 Xu Zong, 〈論《瀛奎律髓》與江西詩派〉“Lun Yingkui lüsuì yu Jiangxi shipai”, 《學術月刊》*Xueshu yuekan*, 6, 上海 Shanghai: 1982, 頁 73-79。
- _____, 《唐宋詩體派論》*Tang Song shi tipai lun*, 南昌 Nanchang: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renmin chubanshe, 2008。
- 黃奕珍 Huang Yi-jen, 《宋代詩學中的晚唐觀》*Songdai shixue zhong de Wantang guan*, 臺北 Taipei: 文津出版社 Wenjin chubanshe, 1998。
- 黃啟方 Huang Qi-fang, 《黃庭堅研究論集》*Huang Tingjian yanjiu lunji*, 合肥 Hefei: 安徽人民出版社 Anhui renmin chubanshe, 2005。
- 黃景進 Huang Jing-jin, 〈換骨、中的、活法、飽參——江西詩派理論研究〉“Huang, zhongdi, huofa, baocan: Jiangxi shipai lilun yanjiu”, 收入張高評 Zhang Gao-ping 主編,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Songdai wenxue yanjiu congkan* 第 3 期, 高雄 Kaohsiung: 麗文文化 Liwen wenhua, 1997, 頁 47-69。
- 黃寶華 Huang Baohua, 〈《江西詩社宗派圖》的寫定與《江西詩派》總集的刊行〉“*Jiangxi shishe zongpai tu de xieding yu Jiangxi shipai zongji de kanxing*”, 《文學遺產》*Wenxue yichan*, 6, 北京 Beijing: 1999, 頁 66-73。
- 詹杭倫 Zhan Hanglun, 《方回的唐宋律詩學》*Fang Hui de Tang Song lüshi xue*,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2。
- 劉 飛 Liu Fei、趙厚均 Zhao Houjun, 〈方回崇陶與南宋後期江西詩派的自贖〉“Fang Hui chong Tao yu Nansong houqi Jiangxi shipai de zishu”, 《文藝理論研究》*Wenyi lilun yanjiu*, 1, 上海 Shanghai: 2014, 頁 185-195。
- 鄧紅梅 Deng Hongmei, 〈陳與義詩風與江西詩派辨〉“Chen Yuyi shifeng yu Jiangxi shipai bian”, 《學術月刊》*Xueshu yuekan*, 3, 上海 Shanghai: 1994, 頁 79-82。
- 龔鵬程 Kung Peng-cheng, 《江西詩社宗派研究》*Jiangxi shishe zongpai yanjiu*, 臺北 Taipei: 文史哲出版社 Wenshizhe chubanshe, 1983。
- _____, 〈江西詩社宗派〉“*Jiangxi shishe zongpai*”, 收入黃永武 Huang Yong-wu、張高評 Zhang Gao-ping 編, 《宋詩論文選輯》*Songshi lunwen xuanji* 第 1 冊, 高雄 Kaohsiung: 復文圖書出版社 Fuwen tushu chubanshe, 1988, 頁 512-547。

Yingkui Lüsui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Jiangxi School of Poetry

Ling Chung W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enlingcw@gmail.com

ABSTRACT

In the middle of the Song dynasty, some poets united as a group and called themselves *zongpai* 宗派. The group is also known as the Jiangxi School of Poetry 江西詩派. As a member of the group, Lü Benzhong 呂本中 even wrote a document called *Jiangxi shishe zongpai tu* 江西詩社宗派圖, which showed the structure of the group in detail.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 poetry, this phenomenon had never happened before.

During the late Song and early Yuan, hoping to stop the waning of the Jiangxi School, Fang Hui 方回 published a collection of poems titled *Yingkui lüsui* 瀛奎律髓. In this book, it is obvious that Fang did not simply repeat his predecessors' ideas. Responding to the criticisms raised in the Southern Song period, he adjusted many literary tenets of the group. For example, he suggested a concept called 'one progenitor and three ancestors' (一祖三宗). This concept completely changed Lü Benzhong's original conceptualization and placed the Jiangxi School into a trend that connected it to many great poet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reconstruction even rewrote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poetry in accordance with Fang's standpoint. Simply speaking, Fang took advantage of the power of literary history by publishing *Yingkui Lüsui* at the beginning of a new dynasty.

Key words: Fang Hui 方回, *Yingkui lüsui* 瀛奎律髓, Jiangxi School of Poetry 江西詩派, re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2017. 8. 21；修正稿日期：2017. 10. 12；通過刊登日期：2017. 12. 5)

